

## 第八回 提往事洞房鬧錯 約相會衣上留題

話說夫人打發胡公啟程之後，才叫：「小英執燭，引相公小姐入洞房。」小英道：「曉得。」走到蘭房，夫人說：「小英在此，好生伏侍。」正是：眼前得快婿，腳下失嬌兒。小英道：「相公、小姐，老夫人去了。我小英也交付台場，方便你們去罷。」小姐道：「小英在此伺候，不要去。」小英笑道：「啊呀，小姐，今後你掙鬥，小英替你不得。龍相公你須放些手段。小姐是熟路途，下子漏了網，半夜三更沒尋處。我自迴避去了。」正是：嬌枝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龍生笑道：「小姐是熟了的了，何須你這個丫頭多嘴。小姐小姐——」弱妹並不應他，龍生道：「堂上便是新人，房中依舊是熟人了，且把酒奉一杯。」弱妹走開，龍生又執他手，弱妹又撒手走遠。龍生道：「哦，小姐想是吃惱了，把舊話且休題罷。」小姐背著道：「聽他言辭，心下驚疑。」龍生道：「自慚玉樹旁蒹葭。」小姐道：「可怪言詞句句差。」龍生道：「落花已自隨流水。」小姐道：「味，流水何曾戀落花？」龍生道：「小姐，怎麼還裝這個嘴臉？」小姐將扇遮著，並不答理。龍生道：「小姐，我和你容易到得今日麼？生生盼到今朝，得成連理，想那花園晚會似隔千里一般。」小姐道：「呀！我是不離閨門，這話從那裡說起？」龍生道：「是我不是了，舊事提它怎麼，請睡了罷。」小姐又不睬他。只聽譙樓已打三更點了，龍生要代他卸妝，說：「小姐其新孔喜，其舊如之何，待我把燈吹了。」小姐將扇遮住，不准吹滅。誰知那狐仙早在暗中偷覷多時，仍在暗地站立聽他相鬧。小姐腹內自忖說：「這書生甚不達禮，合盞時節胡言亂語，是何意思？我且走去。」龍生向前攔住說：「小姐，你到那裡去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去娘跟前講明是非再來。」龍生道：「你會講，我也會講。」小姐道：「你講些什麼來？」龍生道：「將你送我明珠羅帕，約我花園晚會。」小姐道：「見鬼了，有甚麼明珠與你？」龍生道：「夜明珠難道不是你的？」小姐道：「呀，有什麼帕與你？」龍生道：「綠羅帕，我現收拾！」卻說小英聽得戰戰，報與夫人，已在外竊聽了。小姐道：「怎麼有許多胡說？」龍生取帕出來說：「這個帕兒是那個與我的？」狐仙暗中向帕上吹口法氣，早已改換。龍生驚訝道：「分明一個羅帕，怎麼變了一片蕉葉？」小姐道：「分明是著鬼迷！我那爹娘也，好人家兒女怎招這樣邪人為婿？」龍生道：「小姐這蕉葉你當作紅葉，倩著他題詩為媒，尋我佳配哩！」小姐跌腳道：「一發了不得！」叫小英快來。那狐仙方才退去，小姐欲開門，龍生上前攔住，「小英小英，快請夫人來。」小英答道：「來了來了，老夫人也在此。」小英持燭，夫人看他兩人各立東西，說：「呀，你兩人今諧伉儷，為此這等光景？賢婿為甚歎氣？我兒為何淚流？你叫我來，有甚話說？」小英說：「小姐，你說一句話兒，緣何做那欲語不語的模樣？」夫人向小姐道：「你百歲夫妻，好在此夕，莫要差池才是。」小英道：「你女娘們有忍耐，也看小英面皮罷。」向龍生道：「相公，雞要叫，天要明，人要倦，沒要緊。」又向弱妹道：「小姐，雞叫了，天明瞭，人倦了，少不了。」又向龍生道：「相公不要說別的，你看那雄鴿子，他呱呱呱呱，趕著那雌鴿子，那曾見雌的來趕你雄的？依著小英，你還過來。咦，你也要喬作勢麼。」龍生指著小姐道：「他那壁罵得我無言可對。」小姐指著龍生道：「我這壁難受過的惡滋味。」說完急急跑去。夫人道：「小英，快請小姐轉來。」小英趕去，條息轉回，說：「暖喲！小姐聽罷便回到牙牀上睡了，那裡肯來？還用夫人親去要他才來。」夫人道：「小英，你在此勸解相公，待我自去。」小英道：「相公，梅子開花就燃酸起頭，你好家數，還用小英做師父教導你哩。他年紀幼小，須用溫存，再不然就跪他一跪，也就皈依你了。籠住的鳥兒竟被他飛去，可發一笑。」龍生道：「到是你說得有理，你快去請來。」小英道：「也罷，今晚正是你羅縉中用人之際，我替你走一遭來。」小英去後，龍生疑道：「且住，明明一個羅帕，一時變了蕉葉。小姐怪我提他舊事，翻了面皮，一經去了，叫我好不耐煩。且坐著，待夫人、小英去請來再作計較。」遂閉目不覺睡去。

卻說那狐仙看得明白：我且取他衣襟，再題詩一首，袖中出筆寫道：蕉葉即羅帕，仙姬點化成，端陽天日會，指點爾前程。聞道神仙不可接，心隨湖水去悠悠。俺且去也。龍生醒來說：「呀！怎麼打起盹來？看衣襟之上有字兩行，墨跡未乾，小姐又進去了，是誰寫的？」將詩念完說：「怎麼有這樣怪事？且將此衣穿在裡面，慢慢詳察，待小姐來時陪個小心便了。」忽聽夫人囑付小姐說：「嬌兒休得如此執謬，快安置了罷。」只見小英扶著小姐，進了洞房。抽身回去，把門兒扣上，同夫人轉去。龍生說：「小姐小姐，是小生多說的不是了。」再三討饒，方才就寢。雖效于飛之樂，終覺心中耿耿。要得此事明白，須看下回分解。